

父亲的菜园

■杜威

周末夜晚。妻和孩子早已进入了梦乡。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忽然振动起来。

电话那头传来几声干咳的声音。我心头猛地一紧，是父亲！这是他特有的电话前奏。因为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常年吸自己种的大烟，嗓子不大好，说话前总会先咳嗽几下，清清嗓子，便于能及时说几句清晰的话。

“平呀，这是你弟给我办的新的电话号码，记住哈！还有一件事，我那菜园你去看过没？”接着又传来几声干咳。“啊……”我一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！今年春节，爸说他和妈妈已在我这里住满一年了，要去弟弟那里住上一年。他认为，这样对只有两个孩子的他们而言，才是公平的做法。他们已经走了一个多月，我还真没有去看过他的菜园。

“看过，看过，菜长得老好了！您老人家放心吧！”没等父亲回答，我赶紧挂了电话。回忆却在心中蔓延。

种菜是父亲绝活。在我和弟弟先后读中学，上中师中专的那段时光。为了家用和学费，父亲在繁重的劳作之余，在我家屋后的自留地里，开辟了儿

小块菜地。春季的莴笋、牛皮菜、豌豆尖；夏季的西红柿、茄子、辣椒；秋季的土豆、地瓜、姜；冬季的卷心白、胡萝卜……每块种的蔬菜都不一样，四季轮回，季季都有新鲜的蔬菜出炉，而且他种的菜又鲜又嫩，总是成熟在旺季来临之前。父亲说，菜卖淡季，方能卖个好价钱。那时的我们也得早早起床，去山上割背草回家，方能吃饭上学。每每走出家门，总能看到父亲在菜园里忙碌的身影；或除草，或施肥，或搭架，或培土……父亲就像照管婴儿一样守护着他的菜园。父亲常常给我们讲，这菜园，可别小看他，它可是你们兄弟俩读书费用的直接来源，护好它，就等于护好了你们的未来。

我们正如父亲期望的那样，吃着他种的菜，靠着种菜卖来的钱读书，一步一步走出了大山。去年，我做了好多的工作，才将年已七旬的父亲接到城里。离开菜园的他，很不习惯，经常在我面前唠叨，家里的菜园不能种了，他要在城里找块空地，给我们开辟菜园。我终是拗不过他的，只能答应他去试试。可他哪里知道，如今城里的土地是多么的金贵，怎会有闲着的土地呢！

一天中午，父亲兴致勃勃地告诉我，他已找到了空地，叫我去看看。春日午后的阳光，格外的温润。我跟着父亲，就像小时候他领着我一样，去住他找的地方。近三十分钟的路程，我终于见到父亲的菜园：齐膝的杂草，东倒西歪的树上爬满了藤蔓，推倒的砖墙……一点儿菜园的影子都没有。父亲看出了我的疑惑，他开始讲述他宏大的计划：烧草，垒砖……菜园不就出来了吗！那份轻松语气又让我看到当年父亲的身影。但是，我断然否定了他的想法，这与我接父亲来城里的目的大相径庭。父亲很是伤感，在回的路上，我几次想前去拉他的手，都被他拒绝了。我深深地明白，勤劳一生的父亲，一刻也不想闲着，他还想如当年那样，守护着我们成长。

两月后的一天中午，我下班回家，打开家门，只见一家人正坐在饭桌旁等我。一向挑食的儿子，此时正吃得津津有味，父亲眯着双眼，嘴角微扬，那样子就像是在欣赏一幅名画。我赶紧入席，饭桌上的蔬菜比以往丰盛多了：凉拌茄子、蒜泥黄瓜、清炒小白菜、干煸豆角……看着就有食欲，难怪孩

子会胃口大开。

父亲看着一家人，满脸都是笑意，这可与他平时的严肃全然不同。不胜酒力的父亲竟要求与我小酌一杯。我忽地明白：桌上的蔬菜，一定是父亲种的！不然，怎么会有儿时的香味。他一定是在我们上班期间，去完成的他的杰作。我问妈妈，妈妈笑而不语。

一天下午，我趁着没课，决定去父亲的菜园看看。一条小径蜿蜒在杂草丛中，它的尽头，几块大小如席的菜地里：豆角的藤蔓已爬满了支架，零星的小白花镶嵌其间；顶着一髻儿黄花的黄瓜，白色的毛毛刺上已挂上了夜露，晶莹闪烁；红的、绿的西红柿，像一个个小灯笼，缀满了枝杈……这就是我那七旬父亲的杰作！我仿佛看到了父亲躬耕劳作的身影，抽着早烟，挥舞着锄头，一脸陶醉！

我好想给父亲打个电话，告诉他我的愧疚：竟把他亲自开垦的菜园给遗忘了！我还想告诉他：明日一早，无论风雨，我都会带着妻子和孩子们，也如他一样，去守护他小小的菜园，亦如我电话中告诉他的那样：菜，长得老好老好了……



老街之晨。兰锐 画作

马湖边的少年

■凌仕江

听说马湖很远。最远的是，在一个人的引擎搜索里，找不到马湖的蛛丝马迹。而此时的想象，任何一个参照，都无法抵达真实的马湖。一路上，我的想象没有离开马。白马、黑马、灰马、野马、棕色马，它们停在轻风拂过水面的湖边，站着睡觉，偶尔睁眼看见自己立在水中的表情，安静、唯美、但不孤独。在阳光投射到湖面的瞬间，马儿们甩动尾巴，挪动悠闲的步子，吃草。

作为行将抵达马湖的人，我只想呼唤一匹马的名字，做一回真正的骑手。

车过乐山、转道犍为，进入沐川地界，沿着金沙江边走。天色已经被雾霭涂脂抹粉，山下的金沙江成了谷底几块绿汪汪的钻石。那幅关于马的生动画

面，一直伴我临近马湖。

一匹马都没有的马湖，彻底模糊了一个人清晰的想象。当想象力被绝望扼杀，剩下的只有别无所求的接受。零星的人家，稀落的商铺与酒店，在冬日的马湖边尽显萧瑟。不少骑摩托的舞者，在路上穿梭，有的载着一家四口，满面笑意，像是赶集归来，这让马湖维持了几分原野的生趣。山上的炊烟若隐若现，山际边沿有一些瘦弱的树子，山坳下隐藏着村子，不难想象曾经这里有过的林荫荫海。几道绿得人舒心的菜园，像是经过裁缝之手残留于此的布条，在湖边以一种自然清新姿态，缓解了我们久居尘世的焦渴与期待。

我是第二天渡船去湖心的海龙寺遇见少年的。他与爷爷、弟弟，穿着民族的盛装，伫立码头，的确称得上是一道扎眼的风景。他们仨，服装色彩各异，

尤其是少年身上一袭棉麻编织的擦尔瓦，看上去十分俊美、华丽。布匹下垂的边沿有长长的穗须，像树干上吊着的麻丝。而裹在擦尔瓦里面的却是色彩夺眼的小坎肩——粉红、翠绿、白、黑、黄、蓝堆积在一起，这强烈的色彩对比，让人想到的是舞台和舞者。

人们争着与这道风景合影留念。背景是高山上的湖水，可以看见湖底野草生长的湖水，不是我想象中的蓝和绿，而是墨色被经年过滤之后的清澈之水。我顺手将少年拉到身边，悄悄地问：你今年多大了？十六。羞怯的少年，低着头，除了那两个字，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。他们挥着手，跳上船，要渡到湖的对岸去。

下午，在一场舞人的盛会上，忽然又见到了那个彝家少年。他怀抱月琴，在一群披着擦尔瓦的高大舞者中间，显

得有点渺小。即将登场了，他那张俊朗的脸，始终没有笑容，面对人山人海的观众，他时而低头看一眼月琴，手指不自觉地拨弄琴弦，表现有点儿拘泥。当音乐响起，少年很快被淹没在舞者中。那么多舞者铺满狂欢的舞台，其中有一些男舞者脸上涂了几团黑灰，女的化上了漂亮的妆，男女老少，裙舞飞扬，色彩斑斓，眼花缭乱，目眩神迷。

我没有看清少年的表演，他在庞大的彝人表演队伍中，没有显山露水的位置与角色，只是一种融入，像是习惯了被雾气与山野笼罩。舞台周围时而传来的笑声，如微风波动的湖水，舞者灿烂的笑脸，像山野正艳的索玛花。不经意间抬头，少年已站在离我不远的观众席上。我站起身，向他招手。他看见了我，表情依然生涩，抿了抿嘴，终于露出带酒窝的笑意。

老家山上有座圣泉寺，寺畔有一眼圣泉水，据老人们说，这眼泉大有来头，传说汉高祖刘邦率军与楚霸王项羽争天下时路过此处，口渴难耐，遂以剑击地，山泉汩汩流出，刘邦饱

般有滋有味，温暖人心啊。

由此我想到，文学或者艺术，不在是否是宏大的题材，小道一样可观；关键不是写什么，而是怎样写。就算是一张桌布，境界高超的作家或艺术家，也会创作出不一样的东西来。日常生活对于我们，似乎是没有深意可言。但我却觉得，处处都有可表现的东西，这在于你的发现，在于你的审美能力，最后在于你的表现技巧。

星空，人人都看见，但梵高的星空为什么那么动人，就在于他扭曲、旋转的笔触，画出了星空的深邃、燃烧的动感，和我们不安的灵魂一样，独具一种疯狂的美感，最后成为我们审美的教材。

而中正平和的小津安二郎，用胶片画出了一幅幅人世图，留下了我们关于生的思索。生是残酷的吗？在我看来，平和地生，平静地死，是再好不过的人生。

磨西 摩西

■陈美英

偏执中，我们都因磨西而美。再去高寒处寻找伊萨卡并度过余生的我，一旦着魔就有了扩散的魅力。茶桌右边从未走出盆地的人说，广陵散从此绝，不再写诗。左边那个终止流浪的画家为朝圣者的灵魂写下组诗。

当时是在一个冬日的暗沉下午，短暂回川南的我去看望他们。在被我称作湖的釜溪河边喝茶。看着大坝截断的河流像水沟拐弯，我以极高山地理对比河水不动的自失，说起我去过的磨西和还要去的磨西。他们被这个重复的词语震撼，谈起各自的远方和海拔差异，都像浅丘无法延伸到高处，挪不动安稳地陷在直通死亡直线里的圆满身躯，只能遥望远方高原那样辽阔的黑色尘埃。

来自地理的差异性仅仅是可外延的隐喻。人们无法说心灵差异，却或明或暗又所误地说爱，说不爱。直到分道扬镳，让时间平息一切余悸。其实仅仅需要一个词语，不一定是磨西，我们却说着磨西。磨西，摩西，带

领犹太人走出埃及。我们想象地回应上帝对摩西的呼唤：你是我的。

磨西位于贡嘎山海螺沟口，巨大的冰川台地被深切的冰川河谷托起王者之峰怀抱的龙形身躯。街上店面招牌的字居然刻着摩西，我发现了一条街出现的两处错误，却不忍心像编辑般去纠正它们。

地理的磨西，是的，它是宗教的摩西，还是文学的摩西，我将走出埃及。

我是用天赐的词语反复描摹悲观主义者自我肖像的人，以最后的手术在小说中探查充满象征的拉链般人间伤口后，在这荒谬世界的痛苦深山，我等到了秋天桦树的最后一片落叶之声。

这还不够。因为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。仿佛领悟了这个千古命题，我想到贡嘎山完成长篇小说。为采访科学家，我从磨西向上，跋涉过所有垂直植被带，在高山之巅抵达天才的地理疆域，却无法确定自我意识不再分离。

于是，我这个流浪汉武断地打算在磨西定居。在现实神话里，我将继续聆听上帝对摩西的呼唤：你是我的。

碎暖

■包利民

一个午后，阳光透窗而入，照在一地的书上。我一边整理着杂乱的书籍，一边随着每一本书的人目而在心里生长着往事。忽然，从一本书里落下一张纸条，那是一本十多年前的初中语文教材，正奇怪它怎么进入到我藏书的行列中。

那张纸条已经泛黄，是从大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，蓝色的字迹已经极淡：“老师，我很喜欢听你讲课！”温暖的字句，一下子撞开了岁月深处的一扇门。那个时候，我刚到一个小镇初中当语文老师。第一堂课讲得紧张无比，很有些语无伦次，下课的时候，我简直羞愧难当，有一种巨大的挫败感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女生走到我身边，把这张纸条递给了我。仿佛刹那间春暖花开，心中涌动着感动。

关于纸条的记忆闸门随之打开——上大学时，我在学生会中的宣传部，一次布置会场时，我往黑板上写美术体大字。下面有一些学生在自习，会议快开始前，他们纷纷离开。忽然，一个女同学走到我身边，把一张纸条放在桌上。我一看，上面写

着：“誓言的誓写错了！快改过来！”我一惊，仔细看黑板上的字，一时又惭愧又感动。

刚读初中时，班主任是一个很年轻的男老师，开始我们并不了解他，也不怎么怕他。况且他教我们地理，在他的课上，我们常会有一些小动作。有一次上课，他在前面板书，我便写了张纸条给前面隔了几排的一个好友：“放学去河边的草地上踢球，多叫几个人！”趁老师转身的时候，我抛了过去，好友接过后，便回抛了一个给我：“你再问问别人，看有多少人去！”于是我又炮制了多张纸条，团成团四处抛飞。

谁知很不巧，向最前排抛去的那个纸团，竟落在了老师的讲台上。老师转过身来，他很好奇地打开纸条看了看，却没说什么，继续讲课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师走到我身边，悄悄地把我一张纸条放在我桌上，上面写着：“我也去踢球，放学后记得叫上我！”那一瞬间，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。

阳光暖暖，我坐在一堆书中间，任思绪飘飞于一张又一张纸条的往事之中。

那些点点滴滴的暖，让我感悟并领会着生活的多情与美好。

茶香悠远

■陈甲取

有关茶的悠远回忆，还是在儿时。我小时候跟着爷爷长大，爷爷酷爱喝茶，他有一个紫砂壶，里面经常泡着热气腾腾的浓茶。夏日的午后，爷爷会抱着我坐在一把老藤椅上，讲那些古代评书故事，兵马俑大元帅薛仁贵、罗成算卦、杨家将等等，我常常会在爷爷低沉的声音中沉沉睡去。后来听到周杰伦的《爷爷泡的茶》，听着“爷爷泡的茶，有一种味道叫作家。”眼前不觉浮现起当年的场景。

后来翻阅茶圣陆羽的《茶经》，开篇第一句就是：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”对南方茶叶山更有了 layered 向往。终于在大学毕业前夕，和几个同学去福建宁德茶山游玩，但见春染茶山，遍山茶树葱茏，新叶托着茶芽，茶香沁人心脾，采茶姑娘如彩蝶般在茶园穿梭，芊芊细指上下翻飞，将青翠碧绿的新鲜茶尖采摘下来放入竹篓，婉转悠扬的茶歌响彻茶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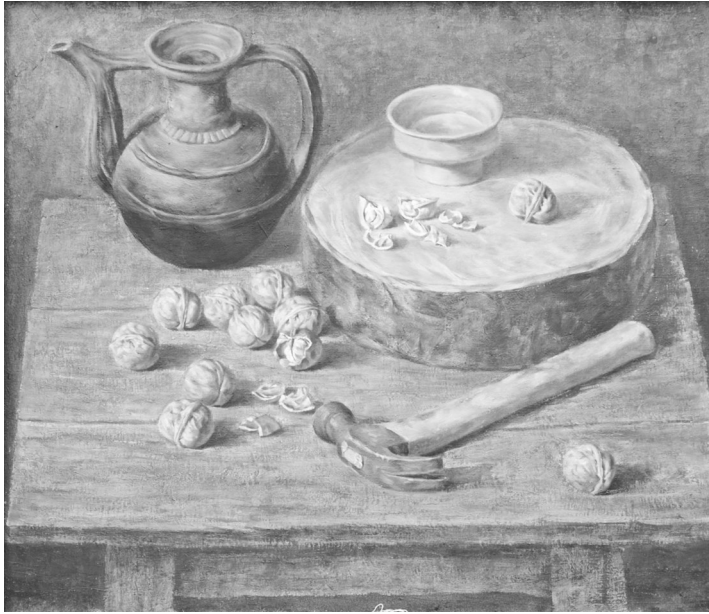
老家山上有座圣泉寺，寺畔有一眼圣泉水，据老人们说，这眼泉大有来头，传说汉高祖刘邦率军与楚霸王项羽争天下时路过此处，口渴难耐，遂以剑击地，山泉汩汩流出，刘邦饱

饮后，大为满足，赐名“圣泉”。如今虽经千百年，泉水犹自源源不断，那水用来泡茶再合适不过。每次回家，都会带上两个水壶，灌上满满的泉水，拎回家煮水烹茶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朋友去海南旅游回来，捎来一盒大叶苦丁茶。只需一根在水杯泡开，茶叶便可舒展满杯，细观之，汤色清冽，浅嗅一下，幽香四溢，轻尝一口，只觉满口苦涩，待得回味起来，却又味浓而醇厚，及到腹中，便觉馥郁香浓，滑润甘爽随之袭上舌尖，颇有唇齿生芳之感。

工作以后，屡屡为应酬所累，苦不堪言，想摆脱这种生活，却又不舍人前风光。一位长辈打来电话说觅得一盒好茶，盛意邀我共品。等我应约前往，师长已泡好一壶茶候我。长辈语重心长道：“同一份茶叶，第一泡时苦涩，第二泡甘香，第三泡沉郁，第四泡清冽，第五泡清淡，再好的茶，泡的次数多了，也便淡而无味，此时当换茶再饮，不可执迷。”听罢此言，我顿有所悟，人生如茶，自不可恋栈。

午夜时分，安静坐于桌前，在悠扬的古曲中，煮水沏茶，观茶叶入水渐沉，氤氲茶香中，细细体悟浮生得失，三泡过后，闻香饮茶，那是最幸福的时刻。



酥油茶壶。兰锐 画作